

萬 有 文 庫

第一第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舊 小 說

(二)

吳 曾 祺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 小 舊
(二)

編 撰 會 吳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舊小說

甲集二 漢魏六朝

裴子語林

裴啓

顧和 又見世說新語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裕。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王武子

王武子葬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爲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既作。聲似眞。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哭。

劉實

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侍飾香囊。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實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實籌良久。不得使行出。崇曰：「貧士不得如此廁。乃如他廁。」

明帝 又見世說新語

明帝數歲。坐元帝鄴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

因向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夏少明

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家。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從問曰裴逸民家何在。答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明而知人。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局。用爲西門候。於此遂知名。

王子猷二則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卽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或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石崇王愷

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枚。愷悵然自失。

桓溫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

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入。漣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卽出外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弛冠解帶。不覺愜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宗岱

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談論。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髻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神仙傳

葛洪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彭祖

彭祖者。姓籛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

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而九竅五臟四肢。至于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于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卽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旣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紫炁。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

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死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噴喜毀譽不爲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遞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歲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強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畫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而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舍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臥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負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

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飾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裙解指韜形隱遯。無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嬈。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

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盞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盤靈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臘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嚮。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當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無限也。餽膳多是諸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卽

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常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頁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后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

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嘗欲死。公昉卽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吝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卽當愈耳。公昉卽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卽爲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卽起入酒中浴。瘡卽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卽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藥。藥成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

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髮刀收。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髮刀收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轢脚皆折。阿卽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世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兒山。北到玄邱。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恆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與犬食。犬卽死。伯陽謂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旣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人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卽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

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爲離騷經，且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凡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闔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資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旣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

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遂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縻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澤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原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沖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晝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刀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入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于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闕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

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卽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常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卽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使遣還。吳記其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廂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變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

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臬。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避近疾病。輒當首過。一則當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中。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從東方來。生平未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授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道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

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慙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三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敝。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一。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沖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樂巴

樂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至。太守曰。聞